新齊諧

新齊諧卷十四

隨園戲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鬬蟋蟀每秋暮攜盆往葑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屣聲橐橐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離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鬨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

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脚蹹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聲家人驚開鎖入以為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為証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聲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盆俱非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已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康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瞪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踢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採去插花反縛剝衣者像牲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

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被南嶽神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興縫人爲製衣也是夕金甲神又來嘖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俗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歸道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幟中有蟒袍而紗服

者疑爲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間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胡奔至家深悔臨冥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藍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伎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鄰人失火火及園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裘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强朱爲壻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爲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爲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姪春山爲囑朱買舟同抵閶門語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無力爲辭藍頂者助錢二十千爲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携

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求糴穿錢乃某紳宦家戲箱錢汝爲盜驗矣將捆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爲怪且曰必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爲婿尖頭新人花轎至矣君等伺之衆以爲然果遠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舁花轎至衆人鬨而往揭簾一靑面獠牙者坐焉衆大駭并役亦犇散二官得脫于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爲哀救免成婚匝月偕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郎還鄉二官不肯泣二女

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舉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攝二官向空中擲之砉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輯爲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圃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爲本邑埋瘞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畫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爲瘞其暴骨

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責良是但爾子近爲不肖之行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敝笥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枷鎖鋃鐺即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醒急往其子書齋敝笥尚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鬻賣屯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爲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鄒姓者月夜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鄒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鄒僞吃烟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鄒喜攜女入屋坐凳上密談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條凳宛然凳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遂忽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譁譁云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才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月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爲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檐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開喪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寧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往覘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豁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許亦不復往問

蠱

雲南人家家畜蠱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爲所食養蠱者別爲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爲予言之

戕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處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男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爲當必有報須臾無賴

小地呼腹痛盤滚不已遂死七竅血流衆大駭以爲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斯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果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與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間各房考歸寢張忽囈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尙何忝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爲

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
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考爲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
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會副主考德
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
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
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
令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
賞遂定此料第一榜塡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囈語之
故茫然不知周後爲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

少年英俊有張顯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
遇必焚香祝天曰顯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試
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
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
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
爲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
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
再如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
竿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
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

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嘿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菴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菴中月夜聞呼疑爲人也開牕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

有餘臭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窆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衆戚友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葬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口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而父為尚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為誰曰葛寅亮子誼爲鄉親于科名爲前輩麁汝父拋我骨汝父安乎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

侍郎公語云傷我坪墳不可追也少頃又作族祖梯暈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祟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爲奪鬼在陸口駡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僭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畏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忿自縊三日後見形爲祟伺邢與妾臥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

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丫鬟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邢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貫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膳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

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那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為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鷁字醫山辛已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為動少頃李晚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復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瞠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兩首頂

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必從李君耶李手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爲居腹中汚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足時江西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爲延張天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咒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拿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向法師法師申兩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狐如貓從口中出呼曰我爲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愼毋出腹中應

聲曰唯方知腹中尙有一妖天師封符於罈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淸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寃因尋汝不着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爲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寃鬼非妖也法籙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八爻

李玉傳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爲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日見兆上一男子下擁其

譽而嗔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處館窮儒雖中舉不過一敎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讓我且供我酒饌我便贊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家一日有商人孫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髯老翁衣灰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專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

並無此翁乃知爲怪所揶揄冒認爲父彼此大笑自後入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到面前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爲怪所害以繩縛之細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鬖鬖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覘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

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偃身入床下遂不見其子持薑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床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看園守樹矣迨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爲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

山王像一几一椅皆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幔桌幃俱以黃綾爲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即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於是悚然悔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

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溧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慤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懸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覺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寬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支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兇人爲周

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婁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啐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為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已無與矣又薛生自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胗脉口答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方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如廁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刼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爲灰燼又有評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先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

坐小堂以手扯之項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尙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逃入墻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遣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冠而來求寓其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慍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曰

後冒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爲狐仙詭云西邊書房三間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爲之驅除然口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聞樓中有笑語聲連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重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于天文占驗之學常館于岳大將軍家牢覘星象知山東氣惡已而果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請乩仙問終身仙賜詩云少

時志業蛟潛甃老去功名鳳峙兩先生不解後由祠部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櫬來江寧厝于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妖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即爲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爲造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

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
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
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
進呈十卷第一名爲某相國之子　上改拔杭州吳鴻
爲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
雙公仍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
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大胞人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
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亨不

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竅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維城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稼軒而生公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讖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李某已爲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爲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慈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

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　金家疑是樟柳
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
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即撿其腸肺痛不可忍焦
乃百計尋覓前贅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室許除患
後謝以百金贅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
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妾
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
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贅者
大驚曰既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懇符拜斗終于
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人

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欲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噛其心肺嗣後每間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滚地哀號月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有性命太亟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讐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僵尸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三十六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哄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

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即此牛月餘爲祟更甚聞吼聲
蹄響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
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
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并剖其腹以葬礟灰瓣之嗣
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朽爛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
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蝡蚣蛇蠍下
螫人以故不敢狎褻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爲太守惡
其爲妖召匠數人持刀斧伐樹賓僚妻子無不諫者太

寸不爲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散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爲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雅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爲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鋸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雨大作冰礮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

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
我憐君民生食故指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
作大烹先從我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
功君其忍紿我乎判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
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
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旣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癆
皆火氣烝熏而成然後神農皇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
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
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掊差
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仝生壞我與天地同

蓋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蔽十牛儘可合用祇差但兩株作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崛强須我諭之才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鋸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目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槩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絮語喜氣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墻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

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雨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為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為數段須團奏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

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卒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賣蒜叟龍鍾傴僂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揶揄之衆夫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磚墻陷入尺許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墻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券誓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千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于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

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負薪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爲車

紹興張元公在閶門開布行聘夥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巾爲張致家貲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四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即氣絶張大哭深悔

從前苦留之處又自念十萬家貲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負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爲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翁柩既歸可安置廳旁既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謝數語亦陽陽如平常張以爲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毋餓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

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張拜謝曰君眞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臥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今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别終不知孫爲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咤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絶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爲

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
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瘧甚劇寒熱時見古衣冠者又
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即
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
人爲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
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爲沈氏
所佔乃爲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新齊諧卷十五

隨園戲編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

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背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醫

揚州吳醫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贅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九世今日相見面矣吳醫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爲冤鬼日以苕帚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醫言語與

平時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入贅之日安
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其影
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孀婦與吳御史遂訂婚姻以所畜
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
娶不意吳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縊死到黃泉
與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
尋至湖南訴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吳又
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
但須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藩臺不得已竟虛
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設席相

待閱一月吳翁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輿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吳翁抵揚之日塡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二空輿肩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綠傳奇閱半月吳翁妻與女鬼約修道場七日拔冥鏹于攫化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鬼牌于殿之西側每日吳翁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雨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即供以泥汚之饌鬼大嚷不止吳翁責其家人而翁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故女鬼向翁妻稱謝謂吳翁曰後十年來再索汝

命我且暫去髯懼捨身爲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今揚之人皆知吳九鬍子爲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床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户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屎矢淋漓方知李魂附猪而來也心大省悟即𢱢小猪賣之得二千文爲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懽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臥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昃無所見疑其相誑各

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門戸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爲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家門戸非脫者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丁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陜西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爲上古之鳥朔望飛鳴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鵰以翅撲小鶴幾爲所傷老鶴知之雙來啄鵰格鬬良久雲雷交至鵰死崖石上其大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蔭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其家老僕夜卧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傷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

將敢行汝主人即我所迎也吳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甫月即客浙西有賊數人窺婦年少夜往撬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挺與賊鬬賊被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從容執喪事既葬閉戶自縊隣人以婦强死懼其爲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

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謀弒夫者忽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如神

小芙

縣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已爲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禺陳家婢小芙也子前身爲僕與我有私而事露我憂鬱死愛緣未盡故來續歡婦醒卽病顛屏夫獨居將自言矣皆男子褻語忘已之爲女身也久之小芙白晝現形家人百計驅之莫能遣會鄰舍不戒于火小芙呼告王氏得免于難王家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婦曰

我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婦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頗病愈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同披府前張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後墻外有般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敢宿恐藏邪祟求敢相擾邱老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爲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墻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墻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床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

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艷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蹯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揉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披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象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聞藏厲鬼故至今尚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貸此室奉君衆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爲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餚李帶劍升堂衆人闔戶反鎖去借隣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傍別開小門嚮身入有狹衖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掩半開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聲見一鬼高徑尺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

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衖李逐至環洞門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見飛來向李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無柰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衆入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於是救醒李甲連夜搶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衆於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豈鬼不怕人反怕雞耶

油瓶烹鬼

錢塘周軼韓孝廉性豪邁其年暑相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鬼曷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慫慂上岸同行橋邊見扳夜網者擎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晝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娘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

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敲管墳者門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點燈油一瓶攜上船尾然火烹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中一時飛起青烟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恒者常州人販洋貨爲業乾隆四十年爲海風所吹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

皆樓居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父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遮閑之門國人甚富無盜竊事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爲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舉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寢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離國王尚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爲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爲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撓越勉强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

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刳木作男子勢狀椓其臀竅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朱生

蘇州朱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舖傭工頗勤慎遂以甥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朱生

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瞞遂以實
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别爲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
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爲妻逼
令離婚李家聞之情願認婢爲女另備粧奩陪嫁叔不
許命寫離書寄鄭而别爲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
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
基忽旋風括簾而起家人視之痰湧氣絶項有爪痕是
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瀝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
貝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
先報其叔當即來報汝夫與汝無干汝毋怖也但汝所

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駭謀之友友曰元妙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俾其作法牒之酆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寫　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酆都其家果平靜三年後[illegible]方坐書窓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拏汝叔遲[illegible]者爲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妻之情故也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酆都何不負至此今我牒限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貞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生從此瘋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空中亂飛舉家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

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爲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遣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爲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歡某作餌搔頭弄姿爲蠱惑計秀姑告其姑姑駡斥之嚴虎大怒詈曰汝奴不承擡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撬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攖其鋒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黨登屋上各解褲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內外衣重重牢固

而私服鹽滷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爲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臥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貽相視嚴虎知之取死猫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街隣得其覔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

杭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爲無厭之求姊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去其姊爲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

沉其姊於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爲族匪所占逾年荊州太守周鍾瑄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有知其冤者爲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捆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則數日前已爲厲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貞女范氏之墓冤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

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端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换揚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浚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配滄杭人也素有孝行辛子冬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運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敕爲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藉斯結婦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托他禳解伊玄子守開武者往覓得邀至家中即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令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閻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趨至冥府去了病者靜臥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即大聲曰汝

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恰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既爲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爲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裘文達公爲水神

裘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

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讁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眷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挈家大哭燒紙錢澈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拱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汨黃公爐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鬢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榴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詩生課畢陳姓弟兄奕于書齋莊傍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兄奕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樵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致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蓐色頗美心覺動旣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爲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爲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保莊復大聲呼曰不

依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內燈爲之熄莊不得已仍同家丁過橋復又一跌起趨家扣門閽者納焉莊以前次扣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滅火眞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証我到尊府花園見有歸稱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莊即拉陳全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圃半畝西角有一猪圈有小猪六口五生一斃莊恍然大悟蓋過橋一

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淫則墮入畜生道矣

禡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禡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懇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言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炕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晴朗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

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坑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蝎長二尺許大夫人故無恙也尋視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術惑人實以自衞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爲其所用也

佟觭角

京師傅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傅不及避兩胸相撞竟與已身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擱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捋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觭角

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傅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觭角鐵觭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叉汝下油鍋傅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傅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傅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彼人捉齎一晴倉猝用鐵鍬拒捕遂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掷泄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爲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終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脚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秘密不教官

府知道再來捉拏傳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爲差役所拏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傳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傳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塚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臥床上覺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即螢火也笑曰么麽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捋其莖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先來先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袁姓姚父某爲明季知府曾居此衙袁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莉花

斷氣時屬老母即葬此園莿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爲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爲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月爲着褌次日掘莿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舉之奴自此惘惘不復狡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姓奩頗厚有偷兒楊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子入京新婦有孕相伴

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窗而入楊念吾道中無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燈置二婢所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尸仆于牀下揚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隣齊至視其布囊小兒胎血猶涔涔也衆大怒持鍬鋤擊之其人大笑了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旦送官刑訊曰我白蓮教也伙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

獄成淩遲其人賞偷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琤琤然升起數紅光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縋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蔘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悅于其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身

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授子夠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嚼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情大飲計費七千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登樓拱立曰知伊五爺在此欵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馳而過伊縱馬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脹猪脬擲伊竟走衆不

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神偷攝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衕衕有向西人家門內哭聲嗷嗷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甦矣轉涕爲笑衆由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爲邪所憑聞伊名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爲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扑聲與物騰擲聲訴詈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

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衆率僕婢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即爲祟者視之一籐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廷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保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數未盡受糟塌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飢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爲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黑如煤少頃鬼又作鬧

廷槐再打婦撫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痢今我已將汝背脊骨毀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衆家人代爲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況汝所生子女賴渠撫養後夫替你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畧放手鬆得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淸發時喫飯三碗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你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托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鬧時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

頭上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功德修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墳間乞人祭掃之餘獨不敢上諸府墳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來曰汝肯修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腳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

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毋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卽與其子持繩索捆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狐仙也昨日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托夢于君敎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我修煉千年此罪尚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爲壽王心記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卽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溫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

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拋磚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膽戰自然彼必請求符籙延請道士君往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箇向空焚之我即心照而去又鬧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下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癘大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即安寧遂得五千金捨二百金修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乞病歸里至今小康